

揭秘 80 年前天衣无缝的锄奸行动

将计就计“误杀”叛徒



刘湘

1930 年，叛徒陈梦华出卖了四川省委主要领导，省委书记刘愿庵等 3 名优秀共产党员在重庆被杀害。不久，陈梦华被驻扎江津的国民党部队“误杀”，其中天衣无缝的锄奸行动，鲜为人知。这段惊心动魄的情节，不逊于任何一部小说。

最残酷的镇压

1927 年 4 月 29 日，四川军阀由刘湘领衔，川中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通电拥护南京政府，配合蒋介石从长江上游夹击倾向革命的武汉政权。5 月，刘湘镇压了泸顺起义，重庆江津成为川黔联军进占泸州的前沿。刘湘成为川军贯彻《秘字第一号命令》的主将，开始捕杀共产党人。1928 年 2 月，以傅烈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成立。不久，在重庆兴隆巷的省委机关被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捕，4 月 9 日，傅烈、周贡植等 9 人被刘湘下令枪杀于朝天门沙嘴。10 月，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以下 20 余人被捕，党团省委遭遇大破坏。1929 年秋，刘湘以 21 军军法

处、政法处、副官处、江巴城防司令部 and 重庆公安局 5 个单位，筹组特务委员会，刘湘自任委员长。该委员会下设侦缉股等机构，分别担任逮捕、审讯和反共宣传。刘湘将二十一军防区划分为 6 个“治安区”，每区派专职特务人员 2 人驻地巡视，在“治安区”成立清共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和清共委员会组织中，一些是中共叛徒，破坏性极大。

1930 年 5 月 5 日上午，地下党四川省委常委正在省委秘密机关重庆市浩池街（十八梯下横贯于凤凰台与响水桥两街上方的 一条小街）裕发祥酱园铺楼上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省委秘书长邹进贤，省委组织部部长游少彬和省委工委书记程攸生。

陈梦华，又名陈仲全，本是一名地下党员，时任省交通科会计科主任，他因多次受到党组织批评，心生妒意和报复。他了解到省委正在举行一个重要秘密会议后，写了一张纸条叫一个小贩交给附近岗亭的警察，很快国民党特务便衣队前往搜捕。这突如其来的检查使大家措手不及，除游少彬跳窗脱险外，刘愿庵等三位省委领导被捕。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立即亲自审讯，但都无法使三人屈服，最后将其杀害。

最危险的叛徒

1930 年 5 月中旬，陈梦华奉上峰之命来到江津，目的是探查江津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以期进行破坏。此时，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并没有传到江津。陈梦华非常贪婪，想利用江津地下党对刘愿庵夫妇的爱戴，先骗取金钱财物，再一网打尽。抵达江津后，他选择住进东阜门附近的一家小客栈，开始与国民党驻军内的地下党人接触。驻扎江津的这支国民党部队，名义上由四川军阀刘文辉任师长，实际上却是由副师长张志和统率。陈梦华作为地下党四川省委机关人

员，知晓这支部队里不仅建立了中共“军支”，还成立了江津革命士兵同盟会，只是对具体情况不清楚。可他却有“杀手锏”——印有公章的省委介绍信。这样，陈梦华与一些“军支”负责人接上头。他神秘地宣称：“省委书记刘愿庵和常委邹进贤、程攸生被捕了，现在还关在巴县监狱，如果有 3000 块大洋即可救出。我就是奉组织委派前来筹资。”“军支”的同志见他手持省委介绍信，再加上救人心切，立马筹到一笔不小的款项。得手后，陈梦华开始准备破坏党组织。此时，他忽然在县城的儒林街发现了李觉民。

最神奇的邂逅

李觉民是当时四川省委里名头最响的传奇人物，毕业于黄埔五期，参加南昌起义后南下转战中担任周恩来的警卫。他是地下党员，具有锄奸经验，曾亲手击毙蒋介石派到四川给刘湘当助手的心腹——策划与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和一系列白色恐怖的特务戴弁，此事震惊全川。李觉民当时的身份是地下党四川省委军委秘书、特务队队长，负责锄奸。此次来江津暗中巡视“军支”工作，没想到竟与陈梦华不期而遇。陈梦华发现李的行踪后，以为逮到了一条“肥鱼”，甚是得意。陈梦华在客栈中冥思苦想，终于想出“稳当”的办法——他马上给国民二十四军驻江津暂编第一师副师长兼旅长的张志和写了一封匿名信，称共产党四川省委秘书李觉民潜逃到江津，要求张志和派出军警前去拘捕等等。在匿名信里，他还对李觉民的衣着体貌进行了描述。陈梦华做梦也想不到，这位副师长张志和早在 1927 年就在邛崃县加入共产党，这次李觉民来江津就住在张公馆。当晚，张志和将这封密报信转交李觉民。李觉民顿时大吃一惊——这不是地下党四川省委交通科会计科主任陈梦华的笔迹吗？陈在省委机关负责会计，李觉民一看

便知。对此，张志和李觉民分析：一是陈梦华写匿名信表明已变节，二是据传闻前不久有几名共党分子被杀害于巴县衙门前的鱼市口，如果这几人是被捕的省委领导刘愿庵等 3 人，那么陈梦华的筹款营救必是一场骗局。为证实省委领导是否遇难，张志和与李觉民派交通员连夜赶到重庆打探。第二天中午，交通员带回来确凿的消息：刘愿庵等被捕的 3 名省委领导在 5 月 8 日就被敌人杀害，告密叛徒正是陈梦华。

最经典的“误杀”

李觉民与张志和悲愤不已，决定将计就计，将叛徒陈梦华除掉。这便是多年以来江津地下党人津津乐道的经典章节——傍晚，在街上转悠了一天的陈梦华回到了客栈的小房间。他从长衫里取出小酒壶独自享用，边品酒边谋划怎样与江津地下党县委的人员接头。掌灯时分，响起了三声敲门声，他忙站起问是谁。对方回答了接头暗语。陈梦华开门后，三个穿军服的人涌进屋里说：“前几天，我们‘军支’给你筹款的大洋全是假货。经我们观察，确认你是我们的同志，现将‘黄鱼’带来，将假的换回。”狡诈的陈梦华感觉此中有诈，一边允诺，一边转身掏枕头下的手枪。“千钧一发之际，前面一人使出‘扫堂腿’把他扫翻在地，另一人掏出手枪对准陈梦华的脑袋连开两枪，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分钟。”第二天，张志和主动在国民党江津县党部的《新江津日报》头版发表消息“表功”，称“共党分子”陈梦华窜到江津活动，被军警击毙。事后，上峰追查下来，张志和手持报纸直奔省党部，以陈梦华“投诚”的消息尚未与地方沟通为由据理力争，“误杀”一事最终不了了之，江津地下党组织由此躲过一劫。

(文博)

一次劫营诱发苏联与西方冷战

苏联于 1948 年 6 月封锁西方占领区通往西柏林的通道。长期以来，西方将这一事件视为冷战的起点。但从苏联角度来说，冷战始于 1945 年 5 月 21 日。当天，英美支持波兰反共势力武装袭击了罗姆伯托瓦战俘营，杀死大量苏联官兵。这直接激怒了斯大林，使之下决心对抗西方。二战期间，待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不甘心波兰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一面鼓动西方与苏联对抗，一面遥控国内的地下军，袭击波兰境内的苏联红军。反苏活动引来了苏军的强力镇压。到 1945 年 4 月，被捕的波兰地下军骨干被集中关押在华沙东郊的罗姆伯托瓦战俘营。该战俘营约有 150 名守卫，防守相当严密。由于地下军的几名重要头目被抓进罗姆伯托瓦，波兰流亡政府要员奥库里斯基精心挑选了 8 名军官和 36 名士兵，准备率队劫营。1945 年 5 月 18 日，突击队员穿上前纳粹德军丢弃的迷彩服，戴上迷彩帽，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希望苏军以为劫营行动是漏网的纳粹分子所为。5 月 19 日傍晚，突击队开始行

动。他们深入到战俘营东北的森林，与当地的波兰地下军头目索萨博夫斯基会合。索萨博夫斯基称，这一地区有大量苏军。就在前一天，战俘营旁边的公路上经过了大批东归的苏军，还有两三百人在战俘营北面扎营。奥库里斯基听后谨慎起来，决定将营救行动推迟 24 小时。他让索萨博夫斯基的队伍负责全面警戒，又从当地紧急抽调了足够运送 200 名战俘的车辆。事实证明，推迟 24 小时行动是正确的。因为 5 月 20 日正是星期六，是在押战俘亲属探监的日子。这些亲属总是带去大量美送送给看守，不少苏联守卫都被灌醉，战俘营的长官也去城里度假了，战俘营群龙无首。

5 月 21 日 2 时，奥库里斯基率突击队出发，索萨博夫斯基则指挥人马在战俘营东北面的缅希多克公路桥上安放炸弹，以消灭前来增援的苏军。4 时许，突击队前进到战俘营附近，占据了有利位置。4 时 40 分，奥库里斯基下令开火，仅用 30 秒就摧毁了苏军所有哨塔、兵营和碉堡。突击队员击坏门锁，打开大门，用波兰语向里面的囚犯大喊“趴

下”，然后朝没趴下的人射击。战斗进展顺利，突击队很快就找到了要找的人。5 时左右，奥库里斯基完成对战俘区的搜索，开始撤退。所有生病的波兰战俘被卡车接走，健康战俘则跑进树林逃走。这场突袭中，苏军有 60 多人被杀，波兰战俘有 40 多人丧生，突击队则无一人死亡。据推测，战俘营约有 1400 人逃脱。21 日晨，苏军在战俘营周边展开大规模搜捕，却只抓回一些趁乱逃出来的德国战俘。战俘营遭袭事件震动了莫斯科，斯大林感到波兰有可能陷入“西方阴谋”中，必须加以阻止。苏军重新投入近 10 个师围剿波兰地下军，《真理报》也指责英美情报机关支持“波兰反动分子的颠覆活动”。苏联还单方面断绝了与英国和波兰流亡政府的对话，直接帮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民

族统一政府。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警告西方，波兰局势恶化将连带导致美英法苏四国分治德国问题的难产。最终英国政府撤销了对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承认。1946 年，奥库里斯基被克格勃秘密处决。俄罗斯历史学家科什金认为，这次战俘营袭击事件使斯大林产生了浓重的“美英阴谋论”倾向。他相信西方已不需要苏联的合作。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彻底推翻了罗斯福的对苏友好路线。东西方的相互猜忌越积越深，终于在 1948 年西柏林危机中爆发出来，将整个世界卷入冷战旋涡中。

(津报)



困扰鲁迅一生的“剽窃门”

鲁迅在学术上是异常严谨的，有一件陈年旧事一直是鲁迅心中难以拔掉的刺，一直到死，他也没能释怀。这件事就是“剽窃”事件。1925 年 10 月 1 日，《晨报副刊》在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主编徐志摩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10 月 8 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的文章，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11 月 7 日，《现代评论》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14 日《京报副刊》出现了署名晨牧的文章，暗指《花之寺》是抄袭契诃夫的小说。此时，《现代评论》主编陈西滢（与鲁迅有过节）与凌叔华正在热恋当中，便开始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目的是使他们难堪。不久，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题为《闲话》的文章，说：“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睁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是当时某些人送给鲁迅的“封号”。

不出 10 天，陈西滢又写了《西滢致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其中攻击鲁迅说：“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写的。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西滢致志摩》是 1 月 30 日登出来的，2 月 1 日鲁迅便写出了他在这次论战中最长的、也是最尖锐的一篇文章。对于指责，鲁迅做了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就是根据它，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都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直到将近 10 年后，鲁迅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1935 年 12 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里再次旧事重提：“当 1926 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现在盐谷温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

陈西滢并没有应答，1936 年，还是由胡适出面为陈西滢解释：“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陈西滢）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然而这时，鲁迅已去世 65 天了。

当事人盐谷温曾看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没有剽窃的疑问。而是对《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把它当做教材使用。（人汇）